田間文集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三

墓誌銘　墓碑誌　塔銘

前給諫姜公卿墅元配萬孺人遷葬墓誌銘

山東萊陽姜卿墅先生以崇禎辛未進士筮仕揚州儀真縣令孺人萬氏以己卯卒於官舍辛巳返葬萊陽其同鄉太僕卿宋公玫爲之誌銘後四十餘年癸丑給諫卒於吳中子安節實節遵遺命葬之宣城公成所也安節守公墓遂家於宣城念母墓遠各一方以乙丑秋回萊陽啓孺人墓移其柩南來葬於給諫公之墓左距孺人之歿四十七年葬四十五年矣墓中棺槨僅存墓誌

石完好文字一一可辨其文猶給諫初自儀真令擢補
儀制司主事時宋公玫作也誌稱孺人尚書禮部儀制
郎妻君卿壂諱採之妻直隷保安州學正董公震澤諱
應雷之女以秦最封孺人崇禎己卯二月初五日卒於
其夫儀真之官邸距生萬曆庚戌二月二十一日得年
三十今年辛巳十一月十二日葬於城東北水磨村覧
駁山之新阡有子一人曰安節聘余叔吏部稽勲司郎
中諱應亨男拔貢琬之女義子卿壂發使走京師寓書
請銘復緘其所爲悼亡之詩十篇示余曰吾妻董氏亡
矣吾尚有老親資其養幼穉需其成女弟之在室者賴

以嫁而竟亡矣吾子尚其銘之於幽恭子宋世與姜氏
通姻婭又卿墅過誤有私遇子玫少而相歡也因得習
知孺人之賢丙子冬余有事武昌還舟次鑾江卿墅留
飲過邸中維時孺人尚無恙中廚治具半出鄉物以侑
樽甥乳者抱兒前揖容娟秀倩好望之若玉雪幼女婉
嫋可愛方學語於懷袖間卿墅教之呼余舅至爲結婿
然後去居一年女殤余之子亦旋夭而孺人夙有羸疾
日夜悲啼竟不起嗚呼余又何忍不銘孺人生十五年
於卿墅有家矣當是時姜氏方中衰孺人乃力貧支總
甘荼蓼於勤窮染辯疏縩以易籌背間復以其嫁時衣

質而佐卿墅也及其仕宦而相從也象揥翟冠煒然顯且膴矣孺人操作自若衣椎布辭濯洸洸然以故卿墅十年飲冰於江干稱循吏丈夫誠自愛尤廪廪於閨箴矣孺人事舅姑稱其孝事其祖姑如其姑室以內不殖私財尺帛寸縷必跪進之以爲二人歎卿墅兄弟四皆同爨太孺人春秋未艾也筦鑰躬秉之諸婦罔敢問伯叔姒傅餐共器衣裳無異幅卒亦有勃谿片語立而稽者故姜氏之堂顏曰一樂蓋以此也御媵妾溫而且惠每旋里必頒布於所親疏帔裙襦遍相貽遇有喪必哭之皆哀有餘至於今其宗婦里嫗咸涕泣以思曰孺人

之殁斷織敝絮吾無所乞矣賢而不壽如天何宜乎卿
豎之腹悲也孺人性勤而慧其治家甚有法自居約以
至履豐終未一易其素尤嫻於女工其組紃緷紉之巧
以及醯醢鹽豉之細皆不書書其尤著者爲婦法焉系
之銘曰蘭之阪有霜斯賤彼君子女德音不遠蘭之萎
矣棄修修伊胡不留我心憂嗟蒼天兮其可鄭後書官
閥姓名其文雅飭有體敘情事簡而真可傳也討宋公
銘墓之明年姜公始改授給諫未幾以劾貪輔忤上下
詔獄廷杖幾死而萊陽適破贈公貞肅先生與宋公同
時殉難以死甲申春給諫免死謫戍宣州未至戍所都

城陷因留江南弘光即位奸黨且興大獄與弟垓避之江東改革後反吳詣宣城將卜居敬亭山以終遺戍之命自號宣州老兵臨歿遺命必葬宣城安節即以還母櫬合葬爲請不可曰此我雞鳴風雨之友心念之然我不能依戀二親而忍夫婦同穴乎爲易簀之歌悽惋斷絕又手書東望松楸不勝心痛八字擲筆而逝事載公傳及墓誌中先是給諫受杖重傷閗齒忍痛齒多墜未六十墮且盡安節兄弟襲而藏之得二十四齒至是奉往萊陽曰此亦先人遺體也以是還諸先隴以少寄考親依戀之志可乎因作齒宮兼設 母位金鍋其姓氏合

瘞於贈公之墓側蓋因有父命葬不可合於此聊存同穴之義爾可謂曲盡孝思矣孺人歿時安節纔七歲生平行事皆不習知又屢經喪亂卽宋公所爲文亦散失無存者而乃於四十五年前墓中得之豈非有鬼神陰相之哉孺人婦德家世及生卒年月詳載前誌中子二人曰安節孺人出曰實節他母某氏出孫幾人曰某某安節出曰某某實節出以丙寅年五月朔日改葬於宣城某山穴居給諫墓之左蓋同丘而別兆遵遺命也安節實節請予重爲之誌銘予卽爲之亦豈有加於宋先生之言哉謹一仍舊文前後略敘給諫死葬宣城之由

與安節遷葬孺人之始末而更系之以銘銘曰

南有嶶亭其山幽幽彼君子兮於焉歸休豈無先隴瞻望松楸君命未改曷敢首丘嗟哉碩人實惟好逑盛年早歿墓木已樛南北永閒四十五秋泉壤重聚子心是求毋氏戴遷子無怨尤廼遵遺命廼卜於陬體魄異室魂氣同遊百世享祭共此山頭

方氏姊墓誌銘

吾有四兄一姊暨予凡六人同出於母龍安人姊行三叔子幼安以下皆弟也姊年十六歸於方是年姊夫伯穎新補邑諸生初伯穎幼時府君奇愛之先有姊名婉

許字焉而殤府君哭以詩甚哀已而姊生喜曰是前女
轉世也因名之還復以字之故姊夫長於姊者五歲母
安人鍾愛姊罄家所有爲奩既歸方氏有需畢給所居
相去二十里一蒼頭耑司日餽送之役府君不靳伯賴
有時譽既十試鄉闈不得志值母安人歿供餽以乏家
益貧又遭流寇之亂燬其居流寓池陽遂鬱鬱憂憤染
疾以死死時年四十七是時先府君見背予移家白門
其爲姊經紀喪事以還里者則吾兄幼安與若士若士
亦以女字姊弟五子故姊尤藉賴焉已予自白門罹黨
禍避地三吳轉徙閩粵者計十七年始歸歸往省姊姊

年纔五十餘髮未全白衰羸焦勞酷似母老時而顓頊過之語云子多毋苦姊與吾母皆以多子苦而姊所遭復大不如吾母故宜其早衰矣比爲賦詩一首而去詩甚悲姊每令誦之卽悲不自勝姊長予十二歲予幼時多病姊輙抱持而哭晝夜不去諸懷嫁時予幘不記猶記歸寧日下車入門僮僮邪邪佩聲瑲然母望之且喜且泣也素性卞急事姑特婉姑阮孺人過諸婦嚴每晨省不令去卽終日侍無忤色姊旣有子婦矣時卒以見阮孺人顧令孫婦坐而姊侍如故人或以過其姑輙諱曰無之亦終無怨歎聲視諸娣姒猶同產門以內雍雍如

也鄉俗嫂不避叔伯類有仲弟仲膚小其兄二歲姊見
輙避之人曰叔也曰雖叔年長於予固當避其譏於禮
法如此初毋安人在時姊家日用隨取隨給習之以爲
固有媵婢數人或不如姊意母益擇善者往用是姊所
有僮婢且數倍予兄弟母歿姊馭下少恩不數年僮婢
死亡略盡晚年親自操作艮苦向予哭曰天乎予乃遂
一至此乎又云予往時不省世間服用飲食一切至瑣
屑之物需錢買也然姊能甘淡泊善操持卒瘏拮据爲
諸甥次第完婚諸甥無田皆以筆耕求食於外子婦事
姊不能如姊事其姑劬安時有所聞欲往以婦道責之

姊知其意即迎謂幼安進諸婦近日將順之善使一言不得發而回於諸子姑息已甚皆未能以色養稱亦姊之恩愛特重有以致之也嘗生一女癱出於背遂病傻舉家爭視其死姊篤愛之未幾死號哭數年每慟曰天何奪吾女之酷也姊性多哀傷易於哭晚年尤甚語及母氏則哭語及伯穎則哭予兄弟每見面則哭其去也又哭人皆謂姊善悲嗚呼拊今追昔觸事感懷亦毋怪乎其悲也予妻安人方氏孤女也視姊爲諸母姊與妻母王孺人妯娌相善屬爲擇壻因以歸予妻母節婦也予妻從予避鄰禍殉節與江姊聞之大哭已而曰是能

不愧其母矣可哭亦可喜也其重節義知大體又如此予歸里後再寓白門者二年念同產惟仲子及姊耳作蓼園椒嶺二篇以志所思次年遂歸歸踰時而仲子即世復以避謗入閩再娶徐氏越三年挈還田間急迎姊姊益老且以明年稱七十矣予語姊曰自吾母以及諸兒皆不滿七十今幸有姊明年初度當迎過草堂率內外諸子孫稱七十觴爲慶姊許諾詎意是冬予兒隕於盜姊聞之驚痛病益劇遂死亦竟未滿七十也姊生長太平家世以誦讀爲業門內見非儒服者目爲怪物變更以來人多從業姊猶以往事律今也每以諸子讀書

不能承父志爲恨嘗指予以語諸子曰予往見舅氏讀書日暮吾母輒給膏火嘗夜半膏盡叩門求益母察有勤讀者益之且餉以粥嬉坐者則否吾老矣今猶夜績吾門内書聲絶響久矣又言予少時目不識銖兩數錢至十則誤終日手一編人以爲專愚不知後之人何以偏知巧於此耳言訖復悲嗚乎是亦可悲也姊以萬曆庚子　月　生卒於今戊申之　月享年六十有九子六人曰某曰某孫幾人曰某某出曰某某出以某年月葬於宅後之某山某向而其弟錢某爲之誌銘曰

昔姊于歸有屋渠渠鏘鏘鳴佩翼翼登車宜其家室毋

心則喜母氏旣歿艱難伊始流離飢困喪其所天孥子歸櫬惟姊也賢舊宅焚如歸無寧宇僕媵俱盡姊氏勞苦姊不厭勞而獨好悲終歲涕泣未老而衰惟此一抔其室伊邇魂兮何之魄也戀此厭戀維何兒女是依恩愛纏縛誰知其非芟芟銘章田間所撰百世而下知爲同產

文學何生灝墓碑誌

吾家與何氏世居青山里松楸接蔭朝夕炊煙相望也兩家世戚而習尚頗異何氏類稱醇謹吾家子弟不羈喜議論里中人聆其音吐望其步趨即能辨其爲某氏

子而公度與予兄弟交善公度者上林公季子文端公之從子也交非一世矣於門內獨超然自異會予兄幼安罷科舉里居令其二子曰澍曰灝從之遊何氏雖近戚曾未有從吾門受業者自二子始里人怪之予自白門歸見二子亦以爲怪時幼安已病語予曰二子有異才惜予且死敎不卒有負公度託未幾幼安歿予戚影江村公度復以二子屬予請卒幼安之敎予既感公度意而復痛吾兄臨歿之語也遂受之二子一胞生身貌聲音皆酷似母氏能辨之從予遊久予始辨其爲澍爲灝初及門予盡擯其舊所讀時文令讀莊子里人聞之

益大怪獨公度不疑一聽吾之所教半年試爲文波瀾
浩瀚一往莫禦五篇日中而就而灝尤遒健學使者至
予語公度曰且令灝試乎灝試出卷爲門内閲者大抹
予覗其抹處頗佳爲乙去數句曰爲多此不得首然亦
不出三名内耳案發果第二而揚内閲者一如予所乙
次年錄科亦爲决其名次不爽由是里人稍異之後十
八年灝始以第一補郡庠灝喜曰予爲兄負慚十九年
今始釋也吾所取於二子者篤信孝友即異日或得志
器宇沉厚足以當大事詎意灝竟落落失意以死予以
春月往吳門乏舟資灝爲稱貸貴至送別秋盡始同舟

甫抵岸岸上人言灝以五月死矣予驚悼欲絕亟日澍來相對哭失聲哭罷乞以一言誌其墓憶其初讀書吾家時雖歲盡不歸兄弟與共枕被衣履更着無分彼此一切取給於兄澍視兄有猶已有也已偶有亦如之略無間然每一日不見輒相思同學者或笑之澍言其居家事親定省未嘗一日懈兒時母病終夜不寢執澍手嗚咽曰母病以產吾兄弟多劬勞過甚耳因相向痛哭不已平生澹於財賄槖少有蓄積弟兄緩急取如寄已絕口不言若忘之或亦竟忘之矣佃人郭老每納租額外私讓十之一以卹其老嘗歲饑郭欲鬻子婦償租灝

聞盡觸之更廣爲賙給使留其婦又別佃饒某亦以貧多將鬻婦灝奔赴竭力爲經營其貧婦得不去年三十無子養吳氏孤女爲女愛甚及嫁罄室中所有爲之奩灝死女奔哭柩前數日不絕聲凡受灝德者令語及輒泣也諸隱德甚多絕不以語人人亦不知獨澍知之耳然性仁弱雖甚怒未嘗徵諸聲色嘗有無賴子於廣座中向灝詆予灝慣甚終不能面斥之徒述諸予而已灝生於乙亥年四月　日卒於甲子年五月　日享年五十無子以澍次子某爲嗣傷哉澍與灝敬事予三十年猶一日也每歲時兄弟聯步過從見輒伏拜二惠兢爽

今此後獨澍來耳傷哉古人經師特重乎不但授經嘗爲人講易始則師稱之久則長者待之又久則爾汝之矣蓋自二子遊吾門而古道猶存人稍知師之足重也因澍之請輙書其大槩而爲之誌灝歿後其妾有身踰期而生一子家人疑之然生而壯偉髮覆眉類數月兒是眞踰期者也以灝生平所爲固應有子並以誌之

兄子文學因之篤祐碑誌

傷哉因之之歿也崇禎辛巳冬予舉家避寇於留都聞因之兄弟爲賊所得日夜泣明年春釋還甚喜未幾家信至云以三月間夫婦相繼逝矣予大慟慟已卽爲詩

以哭之同學者頗怪予哭之哀而詩成之捷不知予心蓋有甚傷而不能自禁者因之名篤祐姓錢氏桐城人先伯兄玉龍公長子先府君之冢孫也與予同年生小予一百日初府君謂伯兄落托不更事早析爨以困之而獨留因之膝下隨予就外塾飲食衣約每次予一等而予亦以行輩輒欲加於其上讀孟子識臧倉小人即詈以臧倉已識宋人愚又詈以宋人因之即大恨涕泣終不能有以復予也然讀書善記誦屬對甚捷而不工每日暮塾師試以對始放歸予方沉思不能就因之應聲而成得早去用是屢屈予稍長習舉子業因之文亦

每先予成顧其思路淺所得止此更苦思之亦不從行加以是爲文不進予聲名稍稍出其上伯兄甚大悲謂質等耳奈何遂不若益督課之晝夜咿唔不輟聲伯兄素不治生析爨既久益貧春月糧盡饘粥而已麥熟時父子或捃拾自給而晝夜咿唔固若也予哭因之詩有曰四月麥黃纔得飯三冬雪厚尚無衣蓋實錄耳因之性純孝兒時飯塾中或竊肉以遺其親府君見而哀之既長遇佳果餌未嘗輒自啖必袖歸致兩尊人其至性如此爲人仁弱貌不揚既貧困無聊伯兄復督課嚴急不舍跬步蓋未嘗一日伸其眉云崇禎丁丑補弟子員

府君嘗曰自武肅以來及吾孫凡二十六世丞冠矣而其貧日甚伯兄課讀如故因之終歲忍飢以屈首受業而已辛巳冬賊烽四照居人夜竄伏江頭待渡乎方移家東去僦一舟諸嫂子女暫寄焉因之扶母妻最後至舟不能容呼曰幸得容膝坐吾母足矣乎眠爇舟中無應者遂露宿迄曉乎解維諸寄者南渡不知因之次日事然與因之從此長别矣痛哉後人至言因之送母妻渡江寓洲渚間已遁同次弟燕禧及姊夫方璉還守家賊突至遂組以去徐察其爲諸生遇之輿於他衆夜解脚縋卧賊訝其短也傷之曰秀才貧至此乎詰朝爲更

製衣被一新已詢其家世具以實告賊固聞先府君名歎曰善人後也益禮待之延置上坐所掠婦推以薦寢因之拒不可曰此皆吾鄉里婦或姻婭也有贖婦於賊者金不足賊怒將斫之因之從旁方便解釋卒令贖去賊間掠得殘書數帙指示之曰能識此乎因之曰此世說新語也顧令因之使解聽因之臨取蘇峻王敦事一一指陳其始末示以禍福羣賊皆感動愀然曰相公言是作賊者豈有善終哉我曹爲飢驅至此耳寧有葬身地耶久之度賊可以情動因告以父母貧老乞放還賊許之顧賊重得馬知吾家有一馬尋與幼安所共也要

因之致書家人令送馬贖取縱大弟及姊夫方璉還與之期不至賊謂曰汝叔父吝馬不來贖矣因之曰我家素孝友必不以馬故棄我也馬已載過江往返需時耳言訖而方生操馬至賊大喜酬勞生生利其金謂賊曰某所更有善馬須多金往可市賊即畀生多金使市馬復留因之爲質且約日必歸度歲語其家勿憂居數日賊徙營挾因之往歲除矣因之東望長號賊問之曰今日歲除也向者諸君許我還度歲父母倚廬盼久矣猶在此今夜家家燒燈火圍坐我父母黑夜中不知向何處號泣望我也因大哭賊亦哭曰我曹俱有父母知皆

安在共誰守歲耶大酋謂其黨曰相公思歸矣馬不來奈何然我不可失信於相公紿其父母懸望也乃以金數鋌畀其衣裘裁以馬遣兩騎送之歸未至家十餘里謂兩騎曰荷遠送今已近家里人初囘度節望見諸君馬復奔竄請從此返我尋路步囘可也騎許諾因之遂下馬與騎別直前徒步行數里被土人掠奪抵暮入門則室虛無人居歲朝渡江省兩親淚霪霪承睫未乾也因之在賊中憂鬱甚旣還忽忽失志歲大饑墟里蕭條又疫起死者枕籍因之遂臥病未數日卒于伯兄繼之伯嫂龍孺人復繼之何氏婦又繼之傷哉因之以萬曆

壬子年八月初八日辰時生以崇禎壬午年三月十八日　時卒享年三十有一以本年　月　日與何氏合葬於宅後來龍山之陽今木拱矣一子曰濟以貧廢書力耕年二十未有室余之責也因之歿十有三年而其季父西頌過其墓悲之因碑而爲之誌嗚呼世風之日下也往因之在時事諸父惟謹小有失諸父唾罵之唯唯而已甚至於涕泣被面終無一語抗今父兄之於子弟未能直言也委曲譬之稍不合則勃然而起父兄逡巡避其鋒嗚呼因之歿纔十三年今視因之爲古人矣

住壽昌觀濤奇禪師塔銘

自青原後分五宗其三家失傳傳者獨曹洞臨濟濟宗特盛至明代洞宗益微而中興於壽昌無明經禪師至博山無異龢禪師而道益隆再傳天界覺浪盛禪師坐道場說法四十年雲興泉湧歸依者幾半天下得法以分化諸方者十數人觀濤奇禪師其一也師江右撫州人年十九出家受具於龍湖從月披山主學經論掩關覺仙峰恭不思善不思惡那箇是明上坐本來面目話身不貼席者一年豁然有省從此於一切文字悉通曉無滯遂下金陵謁天界界方以語錄犯時忌得罪繫太平獄不得見因上祖堂聽素華法師講法華久之徧歷

講席俟界出獄坐棲霞往叩界喜曰子何來之遲也呈
首山新婦總山托盆須界微笑曰且喜無佛法知見留
侍者寮晝夜勤劬不廢參究一日界晨起對侍者云昨
夜夢中與衲子論有句無句公案難得一箇伶俐僧師
曰祇山也好遮一摑界掌曰天下人皆患此病師進曰
恁麼得五祖道相隨來也界又掌曰遮也是拾疎鏤子
殘唾便推出自是與入室勘驗從上一切葛藤公案皆
應對無礙界曰吾老矣子年方壯有此知見吾可無憾
矣相隨七年不去而謗師者衆界嘗指語予曰人謗渠
特未到渠地耳到渠地便不謗矣已住阜亭界遷化諸

方奔赴師後至哭盡哀手自聚其淚漬龕前一片地盡濕師愍雖志如此歲阜亭寺久頹廢上漏下浸每風雨之夕擎雨具坐以俟晴冬大雪糧盡或數日無炊煙衆餓不能興師以定力堅忍住持者四年因緣漸熟擁護信心未朞年而殿宇重新規模頓復四衆雲集居然叢林矣乙巳有昆曾之議諸方鳴鼓辭衆向獅法門廣大者一時撿堂盡散獨阜亭接待如故至者盡留於是殿包行脚者視阜亭如歸久之事定諸方聞之皆為愧沮而阜亭之道聲遠聞法席益盛矣旋赴壽昌之請壽昌者師祖庭也近杉關當江閩之孔道閩亂時兵賊往來

如織更遞屯駐不時入寺以捜間爲名諸僧皇懼或走
匿師戒曰勿動動則常住碎矣命闢三門披衣領大衆
百許人禮佛誦經威儀嚴整如常將吏入門皆斂足注
視久之歎曰好和尚勅軍士無所擾寺得全兵去門外
殺傷遍地師率衆斂屍瘞之又疫癘大起避兵死者滿
山谷師一資以藥餌餓者給以食壽昌左右全活者亡
慮千餘人及阜亭爲請主席江右七大夫堅留不聽去
遂終於壽昌戊午年七月也先期自卜瘞地封龕舉火
預自爲偈勅弟子勿隨俗變服勿訃諸山亦不得請當
道貴人爲塔銘與他方詩張門庭者類率相反師性頁

朴不好緣飾諸所撰述不乞人一序皐亭再興不勒一碑臨歿唯自述其出世本末以示弟子而已至其道力堅定勿屈勿移眞不愧為天界法嗣天界以文字中尊稱前朝緊獄坐死已未滅得杖故稱浪杖人初吾鄉方密之自嶺外難染還里浣關府李中丞召問信已出家耶方曰信矣曰若信吾指汝一師問為誰曰覺浪和尚也吾嘗到太平察獄親至獄中和尚趺坐佛前不起獄囚皆合掌誦佛號聲徹圜扉滿獄旃檀香郎地獄天堂矣既滅死予復入獄驗之問曰和尚旨下矣請出獄皆疑出即正法也和尚顏色不動曰好叟杖便走隨予至

獄門予笑曰和尚大喜曰下放免汝矣和尚曰放也好

顏色如故其初無慍容其後無喜色是眞和尚也因當

師密之聞言即至天界禮杖人爲師今所稱青原智禪

師是也觀公在壽昌當兵馬之衝更互搜索無虛日一

失其意危可立待師能以大法力讋服魔衆轉危爲安

而聲色不動與杖人之繫獄出獄去來一如何以異哉

予二十年前至閩建寧姚司李爲予言有巨商杖人嗣

也住仙亭爲人誣陷坐大逆逮至此當械致粵東見予

略不爲屈予私語之曰我亦歸依杖人者也不應少貸

之不辯亦不謝已至粵事白放回奇男子哉予曰宜是

不怕死耳若觀公於存亡呼吸時聲色不動亦只是不怕死不怕死固杖人家法也今諸方自謂能了生死一旦臨小利害如毛髮許先幾求免惟恐禍及而謂臨命終時寸絲不掛超出三界外者吾不信矣吾於師之壽昌阜亭之事益有以信天界之為天界也師法嗣心潤以予曾親近杖人且素知師者乞予一言為銘其塔因摭實為之誌而系以銘銘曰

濟上方張洞稍不競壽昌中興天界再振少習機鋒專圖精進辦眞實心續佛慧命無取無舍隨緣順應於生死關了無係吝出其門者一味孤硬臨大艱危此心常

定諸方衆散皐亭獨盛杉關兵棼壽昌自靜退藏於密
泠泠淸淸無可稱張但盡本分一言半句緣飾都盡我
思佛法解必兼行遍地開堂狂癡日橫殺盜婬妄皆云
佛性兄弟相仇父子角勝勢利是爭修行不問佛法至
此良可悲憤惟天界門獨提正令觀師作略得眞印證
我無過言言其所信作斯銘章以儆末運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四

墓表

胡星卿先生墓表

先生名長庚字星卿其先定遠人國初諱海者以功封東川侯海子觀尚南康公主先生公主後也靖難兵起觀殉節白溝河由是胡氏失侯久之降襲京衛指揮使公主年九十餘歷宣德正統景朝皆有手詔存問以屬敘尊禮賜賚異於諸主遇國有大慶輒加恩詔書存衍匧中二百餘載天章煥然猶遺一牀金碧皆剝落是主下嫁時物南都人至今稱胡皇親家家世武功任俠獨

先生爲儒補應天府學生有聲所與交好共事皆一時
名士也甲申國變先生聚其族哭曰吾家與國共休戚
國亡其有家乎將圖所以殉國已南渡立君弘光元年
推恩勳戚家當任一官先生見朝政濁亂知國之不能
久也遂絕意仕進以官讓其仲弟長恩明年南都失守
先生又聚其族言曰國今誠亡矣吾家誠不保矣等早
自爲計舊居御賜廊即勅其子弟盡棄所有先期出城
踰後悔諸勳戚爭笑之未幾諸勳戚第宅悉沒入官有
司奉行嚴急驅宅中人一時盡出倉卒無所棲狼狽露
處然後歎先生之早見也先生又曰宅入官莊田豈能

獲免悉籍先朝賜產併從前優復諸異數槩徼遊所比編戶獨存馴象門外公主墳前莊屋數間魚塘深地數畝合家移居其上而諸動成聞令不皆即輸姑緩時日以冀少收其歲入之利並俟有司嚴稽追比討所收在令役一日者督責賠補轉數倍於所入困辱百端先生家超然無累日高晏起未嘗有吏到門則益服先生先幾見決也先生所居草屋纔容膝上漏下濕天雨著屐頂笠以坐有不漏處僅數尺地設榻以待客凡四方高士過白門未嘗不造先生廬先生未嘗不設飯留榻上宿也每三月十九聚同志諸子白衣冠紙錢麥飯哭故

君於野外比丘旭初爲之主號冬青會終身布冠方領足跡不入城嘗與予閒步至聚寶門外望見人從門內出即斂跡斂辭而返不欲見也南都初變時季弟長庚方總兵江西先生旣移家馴象門外即變服徒步西上將奔長庚軍前爲后閩道梗返里匿銅井山中薙髮爲僧久之事定始還由是里人皆稱先生大師而先生實不爲僧但不服時服耳予流寓白門僦居依先生舍側晨夕過從無間南郊一帶樹籬竹徑中茲爲精舍聞先生叩門聲輒喜延入設茗果留坐半日又前至一所復如是道遇園叟菜傭無大小拱手問勞寒暄一如敵禮

以是人人盡得所欲馴象門內外居民尊先生但稱侍不言姓也先生既好與僧游晚年皈依天界和尚每見輒作禮曾不語及佛法曰吾特重其人耳端居讀書但把王陽明龍溪語錄不去手自謂於此頗有入處宗門事非吾所知也生平無踰禮之事亦不爲已甚之行舉家二十口惟恃種菜養魚易米以自給米盡有餽以升斗者欣然受之非其類雖忍饑數日終不受顆粒也頗精堪輿家言術不售會江北有勢家卜葬請乩自署呂洞賓判須請胡巠卿來勢家如其言聘請以往由是人知尊信先生術終歲不至凍餒皆呂仙延譽之力也先

生雖好客講學論文外門無雜賓與仲子比屋居仲子交游益廣自四方至者望仲子廬如歸里中頗以為疑仲子亦自知其氾濫恐一旦得禍貽累其兄因別啓一扉得自出入先生初不以弟客為嫌後亦聽之不問也而先生有子以貧故每出或經歲不返當甲寅乙卯之際里胥不時到門稽其所往人爭為胡氏危先生處之泰如也已未夏六月予過白門訪先生於馴象門內竹閣中先生始為予言爾時危苦狀然終不能禁太息而已是時先生年八十三矣目炯然意氣豁如又五年癸亥冬忽得手劄絮語盈幅言我兩人別從未有如此久

者欲於此生尙圖一面也予得之心動次年甲子仲春有吳門之役迂道白門則先生已於去冬十月觧世葬牛首將軍山下矣計吾得書之期即先生辭世之日也傷哉此爲詩三首哭之先生高節素履載吾田間詩中者甚多茲更欲求其生平行實爲之誌銘而其家不能爲狀僅述其大槩及吾兩人游處之情事以表諸其墓云

方處士子留墓表

吾鄉桂林方氏自國初斷事公法死建文之難其後科名不絕歷二百餘年迄甲申之變乃有文學方授自稱

明處士痛國亡悲憤得疾以死君諱授字子留曾祖某
祖大美太僕卿父應乾太學生別號瞿菴家世豪貴不
請物情爲鄉里所怨崇禎甲戌秋桐城民變以瞿菴及
諸大族爲名聚衆燬其家子留隨父母遷居江寧自幼
信佛持齋戒殺行避螻蟻門內外未嘗見其疾聲厲色
又天性孝友每見翁怒則長跪涕泣曲爲之解詞氣婉
順翁亦往往憐而聽之則叩首以謝起竟日笑語可掬
由是內外皆稱爲佛子兄弟四人子留獨出母李氏無
寵而子留才敏過人髮甫燥名動白下瞿菴心知其異
因善視之比於諸子辛巳冬予始識諸秋浦一見賞歎

爲之徧稱諸同人於是子留方補邑諸生名大噪受業於宣城唐祖命出其所作示予予爲點定數字子留意愜甚語翁曰吾受錢先生教益不啻吾師也瞿菴因益重予每四方知名士至必從予置酒高會雖所費不貲不惜也嘗夜讀杜子美諸將五首感慨時事援筆和之悲憤激楚爲雲間夏瑗公先生所賞命令子存古與定盟焉甲申京師陷子留號慟絕粒求死毋孺人諭之曰而翁多子我獨汝耳汝死我何依君悟乃食其秋黨禍起瞿菴坐與予輩交游亦被羅織重破其家合室避去甬東乙酉南都不守再返白門值鄉試與同學相戒不

赴有藏生者竊往試獲傳大罵與絕交焉自此祝髮長齋作剖心歌皈依天界浪和尚有焚餘呼天諸草其自悼詩曰遙知青草墓花向本朝開出門詩曰山河若不歸光武從此飄零到白頭望祖墓詩曰試問邵邨墓何朝太僕墳語及先朝輒涕泣嗚咽不能自已丙戌瞿菴挈家返里舊業盡荒生計屢空會羣從中式第取科名爲心勸强令就試不可杖之無忤色良久嘔血數升毋孺人哭問曰汝負傷耶曰未也飲以水跣捧白翁曰兒不孝致損大人力敢飲斯俟翁怒息乃起度翁意終不可回遂一夜遯去附舟東下望見鍾山孝陵痛哭失聲

躍赴水爲舟人所持或云入水若有物負之而起云所至賦詩悽愴聞者無不泣下寧波郡丞淩公著舒其婦翁也君往省焉獨與其中數高士往還其他諸投刺紛紛者謝弗見曰此皆爲郡司馬來也久之念親老思歸郡丞稍資給之盡市花燈海錯歸以娛其翁翁積怒不容見向母叩頭涕泣不得已復往寧波已聞他母更舉一子喜曰母愛又得幼子翁必大歡可釋前怒矣急買舟歸翁怒果解因長跪哭謝曰兒不孝遠違父母罪通於天然業已僧矣倘能容兒於宅左營一丈室朝夕梵誦以祝親年雖出家猶膝下也必欲逼兒還俗就試終

必逃即從此永離親闈矣於是聽其請使營菴蒞名曾
梵營未就仍往寧波募助於婦翁遂病卒寧波病中別
父母兄弟及諸親交皆有詩自言前身峩眉山老僧今
當返耳蓋癸巳年正月人日也訃聞遠近爲之痛悼初
甲戌變起倉卒瞿菴挈家走元配徐孺人無子喪在邑
子留泣言曰萬一賊徒不退即燬吾母櫬吾何以爲子
私請於母李孺人出槖中物得二十金從一老蒼頭還
至桐扶櫬而東寄殯城南寺中酹酒痛哭而歸歸立木
主祀於旅舍曰雖寓人廡下禮不可缺於是子留方八
歲也其至性如此鼎革後舉家返邑邑守將卜從善廣

收無賴君家叛僕與焉猝遇翁曰汝在此耶僕奔告從
善以與時激變事坐翁謂爲奇貨可居急發兵往擒翁
不獲紐其長子子九以去索餉千金君不忍其兄困辱
自出赴軍前願以身代卜帥曰聞方某善人也出身救
兄所約千金減其半乃放歸盡鬻其家所有益以稱貸
卒輸五百金乃免又聞有族女流落勢家爲婢亦百計
贖出歸諸士族俾汝丞嫁女之奩具罄於此矣君毋既
無寵於翁徒因子留有名稱謂富貴可立致毋以子重
故過之稍有禮及子留絕意科舉大失望毋益不得志
泣以詔君君哭曰極知毋苦但見志寧死不願出望毋

忍苦以成兒志因伏地悲不自勝他母兄弟從翁居獨君母從君中饋蕭然君竭力致養雖食疏茹菜必怡顏婉色以進毋甘之未嘗有幾微不足也病革時謂其友曰某自國變以來日月求死而卒不死以有親在也今老親方倚閭而游子沒齒天外益恨從前之未死矣死之夜其家所居宅後林木震動一家盡驚又見夢於母曰家將有災慎之可獲免未幾火作他母兄弟宅皆燼僅存子留母妻室斯以巽癸孚留生崇禎丁卯六月十五日卒於癸巳正月初七日享年二十有七娶江寧張氏生子曰正言仲言有詩集十餘卷友人潘蜀藻江爲

點訂行世今年仲言以君狀來乞言於予予撮其生平所知於君者次第載之以表諸其墓云

前處士方次公直之墓表

吾友方次公直之殁三十八年既葬而其子中發乃請予爲文勒其墓上之石予今年七十六矣與次公先後同學略悉其生平其何敢辭謹按吾鄉桂林方氏自四川斷事公法死遜國之難六傳而至封御史明善先生諱學漸明善三子長廷尉公諱大鎮廷尉公一子爲中丞公諱孔炤中丞公有二子長太史公諱以智次即君也君諱其義字直之行二四方皆稱爲方次公君慷慨

重義氣揮霍自喜家世通顯顧檢束儉約不妄交接至君傾貲結納海內豪傑爭嚮往焉方氏之風至是爲一變矣君三歲母吳宜人沒育於大母年十四補邑庠生中丞公撫楚君從之官與賊戰輒在行間君勇力過人能挽强弓騎生馬背與諸將角射出其弓諸將引之皆盡力不至彀君取諸其手一引遂滿又取兩弓中約其弣張左右臂分擘之開合者數略不變色一軍盡驚中丞公禦賊徒以君能先士卒敢深入諸將素讋服於君爭致死以取勝也已中丞公被讒謫戍越東卒遇盜君出舟與鬭失足墮水浮至舟尾一躍直上柁樓大呼逆

發數矢羣盜駭散岸上觀者皆以為神君為人頎而晳
肩目秀朗指爪纖長斌斌然風流儒雅已好拳勇衣短
後衣跨刀腰弓矢躍馬而馳居然一邊外健丁也趫捷
有力能踏壁直上倒挂梁栱間或騰身上屋屋瓦無聲
展兩臂使數人屈伸之不得以為樂聚瓦礫鐵礪指爪
或摩真石壁上令鋼重若縣錘然閩中曾波臣為寫小
影作戎裝跨馬帶刀箭中丞公一日見之指曰是塞上
射鵰圖耶注視久之旋顧君曰神情類汝左右皆匿笑
公禮法惟謹見君所為心弗善已信君有勇略能得士
心又於楚被逮時家人倉卒出署君勑僮隸不得持官

一物入舟或誤挈一浴具立挾責送還後行公聞之大喜歎為不愧清白家兒故君歿後予自粵還相見言及君大慟曰吾子有豪傑資能開五石弓作尺許大字不珍惜以死豈不痛哉因拊膺雪涕不已君天姿敏異為詩文不假思索即席數十韻援筆立就尤長於書法幼時作字有言其筆意似顏魯公因取爭坐位帖及家廟碑略一臨摹不數時盡得其法由是方以公書冠於江左吾鄉稱善書者皆不及也予嘗見其作書觀者環歷君依諸子禿袖縣肘運筆如飛人謂君肘故有千斤力予歎曰觀此足想見古人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之氣

顯也皖人阮大鋮南渡柄用欲盡殺東林復社諸子君亦在羅織中靖南侯黃得功素耳君名延為上客一日隨靖南校射轅門侯指謂君曰公子亦能此乎君不應諸將射畢君取弓揖侯曰聊資將軍一噱連發數矢皆中侯大驚因奏請監紀其軍辭不受是時侯方爲馬阮所倚頗知君在侯所得免乙酉留都不守吾鄉士大夫自寇起皆僑寓留都是時中丞太史公以避仇遠出君獨奉大母姚太恭人出城迴白鹿莊久之中丞公亦回閉戶不出而太史公遠在天末君遂絕意仕進朝夕侍養以成親志是時君族中有子留者邪志高尚在山中

數過從相見輒悲歌予留不得於親出奔君益無與侶終年悒鬱侘傺以死記戊子己丑間予與太史公在粤東每聞江北假借名號起事者旋起旋敗心竊爲君憂君素好談兵昔在留都與山東郭孟白池州吳次尾慈谿馮躋仲及其姊夫孫武公五人日共講求方略將一旦天下有事出建不世之功而後諸君子皆以起兵死獨君以病沒君之不與諸君子死者以有中丞公在也溧陽陳百史爲君兒女姻以少宰假還招君白門測別問所欲君曰公溺於權奸不得已而失身方爲公惜吾尚何欲哉獨念天下初定叛服靡常保全善類責在於

公吾嘗以王景略相期耳君既豪俊於金錢無所顧惜以是門下往往多雜賓導以狎游有正士勸之勤學慎游處欣然聽受終不能改然其胸中邪正是非判若黑白至於大節所在毛髮不少假借故一時正人如大司馬范公景文銀臺馮公元颷皆以國士目之君生於萬曆己未某月卒於順治己丑某月享年三十有一娶張氏山東方伯鍾陽公女先君卒一子中發娶余氏女一適溧陽陳生行世即某之次子也孫男一人正琦娶葉氏曾孫二人曰某曰某曾孫女二人皆幼以庚戌年某月中發葬君於柴林之山巔與母張氏同穴越十有八年

丁卯始屬予爲之表石君嘗謂予言質直無文然可信今者表君之墓則猶是平生無文之質言也

文學劉臣向墓表

崇禎壬癸間吾鄉文社與凡六皖知名士翕然景附號中江社而陰爲之主者則熹廟間附璫之流爲當世清議所不容者也其冬方子密之自雲間來語予曰三吳舉復社辨別氣類與朝局相表裏若某之流皆在所擯今以某門下士爲之倡而謬稱其能薦達寒微以餌皖士計在悉籠而致之門下此穽一入不可復出吾輩盍早自異諸而中江首事與陰主其事者亦漸覺之氣

類由此判矣密之以庚辰通籍寇亂江北予亦多流寓白門而左忠毅公諸子暨密之弟直之謂予敢於任怨遂共屬予續成其事於是有過江集之選與吳門雲間遙爲應和集將成而直之力請增入三子臣向其一也臣向名漢性敏慧讀書涉獵一過卽能驀而役之於文然不肯竟讀其華姿特妙亦不肯極其揣摩但篇成卽似流酬於太史公與唐宋諸大家之言而出臣向亦以是自負不屑呫嗶爲學究家所爲從其姊夫范子明學子明稱之曰劉子天分過人使少亦功力不荒於嬉郎廷尉公不難至矣廷尉公者家劉蕺及先生也已卯春

學使者金公楚畹調試池州臣向方應童子試出其卷
詞于明子明以示吾黨爭擊節歎賞方審之豎一指曰
必第一因遍誇於同郡及池郡諸知名士曰吾鄉童子
第一必劉某也已案發果第一於是臣向名一時大噪
而池郡吳次尾入見學使者語間盛稱臣向爲學使者
得士慶學使者益大喜遂國士遇焉次年歲試置第二
將餼以廩會丁外艱不果臣向遂久竊白門與于北屋
居者二載壬午金公爲南少京兆諸受知公者皆結廷
詞獨屬意臣向是年臣向得中副車未幾有甲申之變
南渡立國馬士英阮大鋮朋奸亂政益修舊怨興大獄

凡東林復社計一網盡之而臣向亦遂與鈎黨之禍初大鋮陰主中江社事希植黨與以予監數人與之異心假之素於臣向無憾壬午秋有同鄉新貴者與而過市見臣向不為下臣向訴辱之其人大鋮門下士也會南昌宗藩朱統鍡欲殺姜居之相國以媚阮馬以冀得一官大鋮大喜令以擁戴疏藩謀危社稷為名凡東林復社及同鄉素所切齒者皆令竄名其中統鍡目不識丁其疏即出臣向市中所訴辱不下車者手也臣向既以此得禍而其名轉益著是時萊陽姜如農採如須垓公安袁特丘彭年皆避地吳下憂危不保臣向始聞逮願

蹌挈家東走無所依乃依數君子晨夕相聚爲樂里門追捕日急不問也臣向爲人駿爽有口善諧謔飲酒博奕儻及中人而意遍周浹於人無所牴牾所至飄爲傾倒以是處窮阨之時無所困苦予匿武水複壁中鬬人碎卽怖欲逃盖不可同日語矣乙酉南都喪失三吳兵起予同家仲馭遇難予妻及子女沈諸震澤獨挈一子奔赴閩轉入兩粤備極顛躓流離之苦臣向乃於其時全家返里卜居樅陽市學治生家以日裕比予歸業已買田置宅有僮婢器用居然稱素封矣而予去家十年入門蕭然獨處貧乏無賴滿目凄酸往事如夢然後知

臣向之材藝遠過予也試幾其與市徵逐貿遷有無無以異於市人乎歎曰居今之世吾黨方求為市人而不可得臣向殆隱於市者乎臣向外脫略任意無拘檢然有心計億則屢中其治生有范孺人為之內助外則任其子壻已顧不問但賛以成算而已吾嘗過其家方治室土木紛然臣向一不以為意飲博如故自度始以至落成皆孺人為之指畫經營予大驚已聞其治生亦猶是也范孺人賢每聞予至輒悲重念予妻方氏最與比屋時朝夕相親猶姒也因説其賢明勞瘁狀為流涕久之及聞予再有家稍自給則益慟慟于妻之窶窮而殉

節以死不獲享今一日之安樂也其可感也已臣向得心疾家亦稍落擣人憂鬱以死臣向益失意疾益甚未二年亦殺傷哉初臣向於宅後倚山構精舍數楹多蒔花竹山巔有石峭列垣而羅諸階下予至即爲設榻其中數年前有人能行運氣法從之坐者啼笑舞蹈皆不自知臣向與之乃處精舍聚市中求長生者得十人傳其法法甚秘誓不語人未數月十人中死者八獨臣向與楊翁皖水存皖水精天文數學年踰七十矣與臣向交相善兩人終信其法常行之皖水壽終而臣向遂以是得心疾常佯狂過市遇人斥罵或以爲有託而然

獨見予則言笑如常但健忘問荅多重複耳予所居北山樓與臣向居相望彼此過從索飲既得疾猶時造予樓上飲以酒不醉亦無妄言但下樓則疾作或至顛仆以是其家相戒勿與飲後每至則辭以無酒亦徑去今思之是一恨也臣向與人和易而於名義特重少時爲塾師有姬夜奔之不納明早以他故辭去亦終不言然負氣好勝有祖塋爲人所侵訟之官盡反其侵地又嘗於陶公祠側置一別業與市人爭成訟別業毀而市人卒受責大困乃已凡其所必欲勝者雖重費不惜也性慷慨能任事凡公事有疑碍者爲之畫策或居間皆得

富人亦因是重德之又喜物色貧士有陳生官儀貧不能娶以宗女妻之予幼子搗祿未聘適廷尉公有曾孫孤女乃力爲主婚皆古誼也善相人嘗相兩富人子曰某先貧後死某先死後貧悉如其言臣向未嘗習風鑑而言之皆中可怪也官儀曰聞諸長老言君昔舉家避賊山中同居者糧絕待斃君減餐分光其哺之賊退兩家皆免未嘗以語人豈非陰德乎臣向以某年月日死予哭之極哀益傷老友之將盡而悲難與共之可哀也殁二年其子鴻藻卜葬君於邑之麻山謂知君者莫如予乞予一言以表其墓因述予所知者據實書之以爲

之表

文學楊持菴墓表

歲在丁卯吾皖舉於鄉者三人楊子汝穀其一也膀發
里中人爭慶曰楊子早歲登科語稱爲德者必報信巳
叩之具述其尊公持菴生平樂善好修諸所爲盛德事
會予家諸孫中有與同舉者至皖楊子來見見即索予
詩田間集曰家大人卧疾久然素慕翁詩得此歸置之
枕畔以怡悅其晨夕足當七發矣而公竟不起楊子以
侍親疾遂輟是年公車不赴未幾公歿里中人悼歎不
已而又幸其及見其子之成名而後歿也今春子有事

於皖於是楊子既踰祥矣棘人欒欒慘戚在目一日講衣冠泣涕再拜出其所爲公行狀以請曰願賜之一言雖窆竅尚未有期然翁之齒近耋矣先子甚重翁言敢預請以俟異日表諸墓予既素悉公荷公知又重感於楊子之孝思其何敢辭按狀公先世有諱某者洪武初以軍功晉武德將軍自荆楚受封於皖世其官傳六世近峰公儒雅自好稱理學君子載郡邑志中近峰公再傳爲嚴卿公卽公父也襲補安慶衛守備督漕有功當事題署眞州守備眞人誦之以年至乞休歸公諱昭雍字南有別號持菲生而穎異絶人讀書目數行俱下出

應童子試學使者拔置冠軍益攻制舉業取法先正大家不屑屑時趨也每試輒高等顧久躓場屋自信益堅終不肯少貶以迎合有司嘗授經金陵大隱園及門者經其指授皆成名士或掇巍科以去而公卒不售公性篤孝初殿卿公豪於客罷興州後獨處不耐岑寂公日謀所以娛之楓延致其老友日夕讌游圍棋博塞之具無一不辦以終殿卿公身母夫人治家嚴或有不豫色公委曲將順俟母意平然後即安定省時得母一開顏則樂而起舞宗黨稱孝焉當事興復培源書院徵郡邑文行兼優者四人爲之長公與焉合郡獨以公爲不愧

此舉云公既久困諸生知子汝穀足成巳志乃棄夫帖括專志聖賢之學由强恕而行因自號持菴期永持而勿懈也晚歲兼通二氏所著有太上感應篇箋註心經解義皆與儒理互相發明爲猛省警言克己復禮圖說及訟獄入獎諸集亡慮十數萬言暇時輒爲市井傭父演說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之旨刋功過格廣勸同志每晨起誦祖廟禮佛省母畢焚香凝坐看語錄數則飯罷始出料理家政抵暮必取功過格覈實塡註日以爲常三黨之內有緩急告者稱貸應之未嘗有難色里有以官逋繫獄者限日笞比不堪其痛將鬻妻以償所需二

十金人以謂公公募得其半則盡括室中所有以足其數縶者出妻得不去少時有偷兒入其室匿倉下家人將以訐出之公恐其被傷親往開諭偷跪出叩頭訴其情迫狀公惻然贈以錢數百使去至今隱其姓名由是鄉里共稱公長者至於放生卹患諸可爲善之事皆不顧傾殺爲之所行功過格習之旣久始由强恕而後則漸近於自然也公娶曹氏生一子即汝穀舉江南鄉試第六方擇日與計偕公病篤罷不行而公歿年纔五十有七蓋丁卯冬十二月也臨歿無他語惟以不得終養老母爲恨語汝穀曰功名兩他日事吾所訓謙謹勤儉

四字而已友人問疾者唯自悔學道不早絕口不及世事期以某日夜半當終屆期延僧誦經端坐以待數問夜如何命家衆同聲念佛毋至猶瞬目一視隨舉手拭面類酸鼻者已不能言矣迹公之所為其學雖不純乎儒要不可謂非儒家有至性能篤行者也往安慶衛在前朝固多奇士然三百年間曾未有科目起家者改革以後人文蔚興喬迹兩牓者若而人若楊子材器將大有為於世者推諸天道久鬱者必大伸然非公之蓄積深厚亦烏能以臻此哉佛氏之勸善也好稱因果因在今而果在後其後也孰得而見之亦孰能盡信之哉若

夫積善積學之報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斯固人人之所及見而共信者也以公生平之所爲驗所獲之報於其子亦既彰彰矣公以功過格勸善尤不若以身勸善之爲信而有徵也據公狀証諸里中人言是可表也因爲詮次其槩付楊子留之畀𫔭公墓戍鑱諸石以示後爲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四